

雨中赏荷

黄三畅

农历五月底,正是赏荷的好时机,这天又下着雨,是好上加好,我们真是饱享了一番眼福了。

站在荷田边,惹眼的倒还不是荷花,而是荷叶。荷叶可以分成几种。

有一种荷叶已长到了极致,它舒展成一带的斗笠那么大,浅浅地坦坦地窝着,由中心斜斜地向四围摊开,摊开到一定程度,就柔缓地往下耷拉,边沿曲折如裙裾了。裙裾上点缀着几星水珠,是那样晶莹剔透。它被叶柄擎着,有的正对着天空,更多的是稍稍斜向一旁。叶的中心幽着一块碧玉似的水。真的是碧玉呢,颜色看上去是浅绿的,无色透明而盛在绿盘上,能不是浅绿吗;形状是圆的也好,是椭圆的也好,是不规则的也好,边沿的线条一律柔和;是水,却显得那样柔润,那样有玉的质感,真想触摸。

有一种荷叶,是还不算长到极致的,它浅浅地窝成椭圆;或者还像宽度较大的独木舟,两头是没有挡板

的,所以也没有幽着水珠。颜色显得浅一些,嫩一些,却更鲜活。

有一种,是新叶,但实在不像“叶”,是一截指头大的竹视,被叶柄顶着,形成一个丁字。它前途无量的样子,不骄不躁,自得其乐。

还有一种,更不能叫叶,它还是卷曲如杆的。柄杆垂直,它也是垂直的,它的中点附着在柄杆端头,俨然一支汽车的刮雨器。但它不刮雨,只是暗中积蓄生长的精力,没准我看它的刹那,它“刮子”就舒展了一些。

还有一种,它平铺在水面上,颜色比其他的都深;叶面上水珠不少,但随意得很,或稀或密,自然天成。它安闲地躺着,静静地享受着雨的爱抚。

当然,荷花是不能不观赏的。

荷花不密,这里擎着一朵那里擎着一朵,是荷叶的点缀。

盛开的荷花是粉红的颜色,“十字”形,多瓣重叠,花瓣边沿和尖角颜色深一点。粉红本是妖艳的颜色,我却觉得不妖艳,反觉得是素朴的,这是受了《爱莲说》的影响。过了盛期的,花瓣有点萎靡,中心稍稍凸起圆

形的莲蓬,嫩黄色,有序地布着一个一个圆点;莲蓬周围蓬生着深黄的须儿,我想人工制作的流苏是为其为蓝本的。老而益美,这是我的看法。当然,最有看头的是“荷花箭”。箭杆尖上顶着箭簇,箭簇是紫红色。说它是荷花箭,是受了孙犁的小说《荷花淀》的影响。将要成为战场的荷花淀里的未开的荷花花苞顶在杆儿上,当然是“箭”了。我也私下里叫它“荷花心”,那花苞有点像心脏,更重要的,是它会“心花怒放”。有些将放未放的花苞,则可以叫“荷花拳”,拳头是可以张开的——但愿张开不是打人。

眼前的荷田是一块一块的,面积不宽,远没有“一眼望不到头”的感觉,但也足以饱眼福。雨,不大不小,落在荷叶上的声音是噼噼,不是落在水里的融融融和草上的沙沙沙,显得别有风味。空气弥漫着荷叶荷花的清新的香味,雨中也有“负离子”,在这样的环境里,人自然是清爽的,心里的浊气秽气自然是疏去了的。撑着伞,漫步荷田之畔——赏心乐事就在这里。

老床里藏着的人生

李曉

看焦波的摄影集《俺爹俺娘》,其中有一张照片:一张爹娘睡了七十年的老床,漆已经褪掉了,古董般憨憨的模样,爹九十岁那年的冬天去世后,娘一个人坐在老床的床头,怔怔地发呆。

这张照片,是那么地想让一个人无端落泪。一张床,似乎浓缩了夫妻一生相濡以沫的命运。

有一年我去乡下漫游,也没目的地,就那样逍遥地走走停停。倦了,躺在乡间老树下打一个盹,渴了,喝一口山泉,睁开眼,天光从云层上漏下来,恰好把我罩住。我有时感到要在乡下风中飞起来,去云层上漫步。

我去乡间看望一个老太太,那天是她九十三岁生日。老太太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里屋一张老床上,光线从安有玻璃瓦的房顶落下来,似有灰尘在簌簌抖动,也正好照在老太太沧桑的脸上,一道道皱纹,如纠结纵横的树皮。那是一张典型的长寿脸,眉骨舒展,鼻梁挺拔,长耳下垂。

老人坐的那张老床,据说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了。雕工精湛,有浮雕花样,麒麟,大小飞龙盘旋,表面似有斑驳镀金。尽管深褐色的漆已大多脱落,但木质尚好,发出明晃晃的光。这床宽大,正面有榻,左右两边配备精致典雅的小柜,还有梳妆台。老人的后人告诉我,这老床,是先人留下来的,老太太当年咿咿呀呀坐着轿子嫁到这里来做新娘时,老床再次上了红亮亮的漆,作为洞房新床。她在这里哺育了八个儿女,而今,这个庞大的家族,将近二百人了。

我抚摩着老床,这是在抚摩过去一寸一寸的时光。老人在旁边咧开了几颗牙的嘴,笑呵呵地望着我。她那天特别兴奋,她似乎愿意让我这样一个陌生人,来打扰她宁静而寂寞的生活。我想起有一年,也是在乡间,看见一个放牧的女人,她竟在草边拿出一个小镜子梳头,我生怕惊扰了她,后来才知道,她竟是一个聋子。在那种乡间的寂静中,我感到了内心的轰鸣。

我摩挲着老床,突然感到手上毛茸茸的,真像手上长出一层老毛来了。抚摩老的岁月,都是这种如长了老毛的感觉吧。凝望着这老床老木,想起当年它从深山来,被一些手工匠人缓慢打磨成床。凝望着这张老床,想起一对新人,躺在这床上缓缓老去,经历了相爱的亲昵、烟火人生里的争吵,甚至还有别离,再迎来相逢的缠绵……想起一些新生命初来人世时的啼哭与喜悦,艰难求生存,咬咬牙又挺了过去。终于,老树蓬勃,子孙兴旺。其实人世也如此,幸福有时一冒头就成凄然,相守一转眼就是别离,好比这老太太的老伴儿,二十多年前就走了,也许,在另一世,早经历了另一生的开头。

我握住老人的手,真如握住了老树皮,望见一根根青筋绽露,血管里的血正缓缓退潮,渐渐袒露干枯的河床。回头再望老床,突然感觉一股苍凉的风吹来,让我的心,也瞬间浸透了百年光阴的深水。



滚动的夏天

张成林 摄

长篇连载



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王敏之把自己曾给国家教委主任写长信的事告诉李灵芝,然后感叹说,自己多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,想在海滩上种花。李灵芝却高度评价了王敏之的想法和行为,说这是一个良心还未泯灭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,还高度称赞王敏之是一只“长将一寸身,衔木到终古”的精卫。王敏之忧郁的说:“衔微木以填海,尽一己之心愿而已,对于世道人心又有什么益处呢?”

一年一度的评优开始了,因为评优与晋级紧紧相连,所以竞争十分激烈。特别是二级教师的评优,僧多粥少,更显得剑拔弩张。活动得好的,心中有底,便稳坐

钓鱼台,用敦厚的笑脸面对那些想评又担心评不上的人的急躁不安。那些有自知之明,没有希望的人便以“老子二级退休”之类的话消极自嘲。还有一些“评得起也要评,评不起也要评”的蛮横要挟。唯独王敏之有着超然物外的洒脱,他属于自知之明的那一类,只要关海南和王松在台上,自己永远也别想评优晋级。他每天埋头工作不问不探,只是民主评议给其他老师打分时弃了权,表明他的郁愤之情。可是,令王敏之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,张榜公布时,他的名字赫然在列。王敏之用手抚摸着贴在会议室墙壁上的大红纸,

心中连说三声“上天有眼”。可是,这个优秀指标是刘校长让给他的,当他得知消息时,简直是晴空霹雳。

王敏之立即来找刘承祖,要退回优秀指标。刘承祖说,本来应该评王敏之,不存在让不让的。王敏之坚持不要。刘承祖说,材料上午报到区联校去了。王敏之要去联校调换过来。刘承祖说:“你去正好中了王松的意,他在联校告我不该让指标,刚才张校长打电话来问,关校长说,不存在让的事,张校长才罢了。你这一去,岂不等于不打自招?评优能够让的吗?”王敏之的眼圈红了,自己的优竟是别人施舍的,真使他欲哭无泪。

王敏之回到房里,默默地坐在桌前。水仙花开了一朵,六瓣白色的花瓣,花心黄色,宛然盏样,风致极为淡雅,幽幽的香味一阵阵袭过来。王敏之闭上眼睛,杂乱的思绪和忧伤的情调被花的幽香冲淡了许多。

农历十二月初一,是王敏之三十五岁生日。他素来看重生日,但看重的不是自

己,而是母亲。他认为,自己的生日就是母亲痛苦的纪念日。纪念自己的生日,想想母亲的痛苦,就不会忘记母亲生养的大恩大德。

下午放学后,王敏之从学校回来,在商店门口站住,见倪小艳忙着做生意,打了一声招呼,就到菜市场买了鸡、鱼、肉,还有女儿爱吃的卤鸡爪。回到家里,生煤火,宰鸡,剖鱼,好一阵忙乎。

“老师,生日快乐!”郑娟秀突然出现在面前。除了母亲和妻子,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生日,李灵芝转弯抹角问了好几次,他都没有告诉她,郑娟秀怎么知道的?王敏之呆住了,好久才恢复常态,忙把郑娟秀让进屋。郑娟秀将腋下挟着的红布包双手捧给王敏之说:“老师,我没什么礼物,给你做了一双鞋。”

王敏之接过布包,打开,是一双崭新的布鞋,沉甸甸地压手,厚实雪白的鞋底针脚细密,青灯芯绒鞋面,絮了厚厚的棉花。无论是底还是帮,都有模有样。

(92)(未完待续)